

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文艺丛书之一

小说选集

市文联 编

目 录

震 动	伊德尔夫 (1)
十字坡	张崇溶 (9)
市长离休之后	李仰南 (26)
祝您长寿	乐 拓 (39)
“和尚”师付	杨春田 (54)
小康人家	刘静波 (69)
后山里的年轻人	安 泰 (82)
见面礼	谢 凡 (97)
曹老灰、范能人和“二郎山”书记的午餐	白 帝 (109)
隔壁搬来个笑咪咪的姑娘	李同振 (128)
轻 烟	向 荆 (145)
帆	丁晓实 (159)
第九交响曲	长 岐 (176)
八月十三的月亮	阎 甫 (189)
月满则亏	文 隽 (201)
潮 流	李 瑞 (210)
憨男骚女	厉夫强 (234)
凤落燕河湾	马宝山 (249)
财神爷小传	郝玉峰 (260)
省委书记	李 汀 (273)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刘安琪 (283)
雨中的画	李 野 (295)

迢迢千里·····	刘发林 (301)
小小说一束·····	(310)
赔马·····	彦 耘
迷人的夜晚·····	刘汉一
“乐嘴嘴”进城·····	王利生
女店主·····	冯树良
妈妈的回答·····	曹秉玉
方大嫂上街·····	兵 力
乔迁之喜·····	崔协成
第五十九封“退稿信”·····	金秀梅
眼睛里有一串音符·····	白 驹
村童趣事·····	张我愚 (329)
我可爱的金翅鸟·····	柳 陆 (335)
啊，童心·····	刘普艳 (345)
杏姑娘·····	李兰、杜敏 (356)
“她就是波兰”·····	许 淇 (364)

震 动

〔蒙古族〕伊德尔夫

星期六下午，是骑兵三连的“法定”党团活动日。

精力充沛、身强力壮的年轻连长满都呼，牺牲了午睡，把自己关在屋里，正苦苦地准备着下午的讲稿。

就在他思路“受阻”、笔头“搁浅”的不利时刻，值班排长进屋报告：

“连长。咋办？不少战士中午不休息。都跑到院墙外面，遥望“女儿国”的露天舞会！”

“什么！”满连长“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眼睛瞪得钢镚子那么圆，吼道：“不行，马上都给我集合到会议室，上课！”

“离上课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啊！”值班排长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提醒连长。

“情况特殊，提前上课！”

“是！”

七月的阿拉坦草原，象是一个媚人的少女：美丽、娇艳、芳香、迷人。半个月前，她招引来一群风华正茂的男女青年——某畜牧学院的草原考察队，就在阿拉坦草原的查干高勒河南岸，正对着河北岸的骑兵三连营房安营扎寨。因为穿红戴绿的姑娘们在他们的队伍中明显地占绝对优势，河北岸调皮的战士赐给“邻

邦”一个美称——“女儿国”。

有声有色的“女儿国”的出现，破坏了这安谧的阿拉坦草原的宁静。最注重“作风”问题的满连长，出于对连队负责的责任感，从“女儿国”出现那天开始，就用一种审慎的眼光密切注视她们。他那鹰眼一样敏锐的大眼睛窥视到：她们当中有留羊尾巴头、戴蛤蟆镜、穿喇叭裤的。他认为这种穿戴“奇装异服”的人肯定不大地道，很是看不顺眼；他那敏感的“顺风耳”，时常收到河南岸录音机中传来的“轻飘飘”的歌曲，他猜度这些音乐大概属于那种不健康的“靡靡之音”，听来很不顺耳；更使满连长恼火的是，一到中午，穿着游泳衣的大姑娘、小伙子，竟成帮结伙地跑到河里耍水。他十分厌恶这些袒胸露怀的男男女女。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绝对不准战士走出营房。后来，他又发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双方洗衣、打水，不可避免地要“银河会”，而且河南岸的姑娘们总是主动地和河北岸的战士们叽叽嘎嘎地搭话逗嘴，满连长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可能发生问题的征兆。所以，他果断地向全连颁布了“约法三章”，明确提出了防“糖弹”、防腐蚀的问题。于是，战士们不到河边洗衣服了，不去河边散步了，就是打水、饮马，也得趁河南岸没有“糖弹”的时候，才匆匆地去，又匆匆地回。就是在草滩上双方偶然“遭遇”，战士们也是目不斜视地走过去。这样一来，两家虽隔河相望，又“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说一点没往来，这也冤枉了“女儿国”的人，有一次，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们，兴冲冲来到连队，要求为战士们拆被、洗衣、做好事。这善良的“芹意”，根本就没被满连长“笑纳”，而是毫不犹豫地“谢绝”了。无自知之明的“女儿国”，吃过闭门羹，却不知醒悟，今天上午又派“特使”到连队，商量在下午与连队开个周末联欢会，迎接“特使”的是值班员二排长。

当时，满连长正在会议室以普通演唱队员的身份，与连队演

唱组的同志们精心排练周末晚会节目——一个表演过无数次的、形式和内容没有多少变更的连队传统节目——“枪杆诗”。这是满连长最喜爱的一个节目，他当年入伍来到部队的那天晚上，第一次看了这个节目，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形式活泼、造型优美、内容健康、给人以鼓舞、力量、教育的好节目。后来，他居然成了连队演唱组的成员，曾以表演“枪杆诗”技艺出色而荣获全团文艺会演个人奖、成了“枪杆诗”表演组的主力。他当了干部以后，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退出演唱组。而且，每当欢迎新兵的晚会上，他必然提议演“枪杆诗”；每当连队搞什么教育，他必然提议用“枪杆诗”作配合。今天，又排练“枪杆诗”，显然又是为了配合防“糖弹”、“防腐蚀”教育。当满头大汗的全体队员“杀！杀！杀！”地做完最后一个动作，开始造型：全体组成一个金字塔型的战斗堡垒。一名“勇士”要立在堡垒中心——连长弓起来的腿上，正要做顶天立地亮相动作的关键时刻，连长猛然一声吼：“二排长！”这声音不等落地，他眼盯着窗外的什么，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堡垒”的“支柱”，直起腰就朝前冲。他身上的“勇士”也一下子飞将下来，这一吼一飞，“堡垒”为之一震。怎么啦？大家的眼睛都盯住连长，只见连长面色冷峻、冷峻得象结了一层冰；眉头紧锁，紧锁得象一块铁疙瘩，他双手叉腰，睁圆的怒目盯着玻璃窗外：窗外不远的地方，值班员二排长正红着脸，羞涩地与一位头戴筒爱式凉帽，凉帽下面露着“羊尾巴”，鼻子上架着蛤蟆镜的摩登姑娘说着什么。

大概二排长由于隔着玻璃窗，没有听到连长的声音，连长气冲冲地把窗子“啪”地推开，厉声喊道：“二排长。过来！”

二排长猛地听到连长的粗声大噪，立即丢下摩登姑娘向连长跑过来。

“那是什人？”连长的口气硬得象石头。

“河那边的。”

“跑这儿来干啥？”

“下午想和咱联欢。”

“联欢！”满连长听到这“联欢”二字，比听到地震预报还震惊。心里惊叫：这还了得！让我们学跳午？听靡靡之音？腐蚀战士？这怎么能行！他抬高嗓门，样子是朝二排长说，实际是冲着“特使”喊：“联什么欢？告诉他们，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语气非常严厉。

“女儿国”的“特使”，听到这冷冰冰的逐客令，不等接洽人——二排长回话，扭头就走了。

顶跑了不受欢迎的“特使”之后，满连长决定在下午党团活动时间，给全连上一堂“防糖弹”、“防腐蚀”课，不曾想，他正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闷头准备讲稿的这个时间里，战士们却差一点被“腐蚀”过去。河南岸轻歌曼舞的人群，象一块巨大的吸铁石，把他们吸出房间、院外。他们象观看海王星上飞来的宇宙人那样，用一种惊奇不解的眼光，遥望那些不同于他们的男女青年。直到满连长听到值班排长的报告，他们才被从“危险的边缘”拉回充满健室里。空气的会议

满连长带着一股火气，来到会议室。他本想先发一顿火，严厉批评那些违反“约法三章”的战士们。可是，他那严厉的目光，一碰到那一双双诚实的眼睛，火气就消了许多，只是心里嘀咕道：这些小马驹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不过，马驹子不会自己长成驰骋千里的骏马，草原上的骏马是靠好骑手调教出来的，真正过得硬的好战士是靠干部带出来的。我要带好他们，就得严格要求，抓紧教育，特别是老指导员到军区学习的这几个月里，说什么也不能让连队出事儿，不能让你们犯错误。想到这儿，他心里窝着的火气全部消退不说，黑红的方脸盘上还露出一丝笑容。他亲自指挥大家唱了两首革命歌曲之后，便从衣袋里摸出讲稿，开始了照本宣科地“授课”。他磕磕巴巴地念了一会儿，觉得

既不顺口，又干干巴巴的，一来气，索性把稿子推到一边，用自己的语言讲了起来，他从防“糖弹”，防腐蚀教育的重要性讲到必要性，又从必要性讲到种种值得注意的问题，一讲到问题，很自然地谈起河那边的“女儿国”。还是重复了多少遍的羊尾巴、蛤蟆镜、喇叭裤……他讲着讲着，忽然来了灵感。他一下想起南京路上好八连，想起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于是就讲陈喜儿如何被坏女人拉下水的故事，他又从坏女人联系到“女儿国”，就在他讲得最起劲的时刻，眼前桌上飞来一个三指宽的纸条：

连长同志，注意！不可乱抛“手榴弹”。怎么能把河南岸的那些女同志跟坏女人划等号？

——听课的一个老兵

满连长一看这三指宽的纸条子。心里格登一下，冒出三、四个问号：要我注意，还带着一个吓人的油瓶似的炸弹，我怎么会乱抛“手榴弹”？我抛得很准嘛，有什么注意不注意的。这个老兵真成问题，是谁呢？是五班的“意见箱”小程？还是一班的那个“小诸葛”巴图？不对，他俩都不是老兵呀。不管是谁，这是个思想长了毛的人，不然，他为什么写这个条子，为什么和我唱反调？真成问题！他心里闪出这些话，肚子里气鼓鼓。他本想立即把这个写条子的人狠狠批评一顿，可是，转而一想，不能，团政委不是批评过自己不冷静么。遇事还是冷静些为好。他把肚子火的火压了压。又低头研究了一番“老兵”的纸条子。他把带问号的那句话反复捉摸了一番之后，悟出了这么两层意思：第一、管理教育方法是需要改进。尽管自己苦口婆心地老叨叨，但收效甚微；第二，一些同志的错误观点还没有扭转过来。今天、这个老兵写这样的条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咋办？一味的批评教育，看来效果不佳。满连长忽然想起个妙方：与其搞一言堂，堵塞言路，还不如让这些同志在会上亮亮自己的观点，说说他们的歪理。然后，双方展开讨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嘛，这样，

有错误观点的同志说不定会转变得更快些。想到这儿，他站起身，举起手里的纸条儿，郑重地说：“刚才，我接到一位同志写来的一个纸条，使我得到一点启发：我们改变一下讲课方法，变一言堂为群言堂，对一个事物看法不一致，可以展开讨论。现在，就请写纸条子的同志到前面来发言。”

课堂里出奇地静。

“我再说一遍，请写纸条子的同志到前面发言。”

一个瘦瘦的、年龄稍大但精力充沛的军人，从后边角落里站起。

“啊，团政委！”满连长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原想要批评、教育的“老兵”竟是团政委都固尔同志。这“背包班长”是啥时候跑来的呢？他常常就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你的眼前。满连长一下子感到惶恐、紧张起来，这倒不是单单因为他的突然袭击，而是另有缘故。满连长心里比谁都清楚，眼前这位瘦瘦的“背包班长”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信口开河、办事鲁莽。为了克服自己这个毛病，他曾向政委下过军令状：我一定要在嘴巴上设个“警戒哨！”谁曾想，偏偏我在都固尔政委来“查哨”的时候，嘴巴上的“警戒哨”不知溜到哪儿去了。刚才那三指宽的纸条儿，不就是政委的又一次批评么。这怎能不叫人惶恐、紧张！但这种惶恐、紧张的神情，在一瞬间就消失了，甚至还微微露出一丝愉快的、充满希望的微笑。他是为都固尔政委的到来感到高兴。他向来敬佩这位有学问、有水平的领导，敬佩这位注重抓部队作风和纪律的首长。现在连队遇到了“女儿国”这样的麻烦问题。有针对性地搞防“糖弹”、防腐蚀教育，抓作风。不正是需要领导的“传帮带”么？对于纸条子这个问题，满连长有了新的推侧：那是由于首长还不了解情况的缘故，他一旦明了事实真相，一定会旗帜鲜明地称赞和支持敢于抵制歪风邪气的部下。于是乎，满连长抱着莫大的希望，欢迎都固尔政委作指示。

团政委都固尔同志没有拒绝满连长的请求。但也没有按满连长的要求去做指示。而是一上讲台，就给大家讲了个题外的故事：

一周之前，考察队在骑兵三连后面的阿拉坦山采集植物标本时，一个姑娘由于过分专心地寻觅、采集花草，结果掉了队。就因为掉队心慌，急于寻找和追赶队伍。光顾往前跑，不小心一只脚踩空摔倒，造成脚骨骨折。在荒山野岭之中负了伤，身边没有一个同伴，脚疼得没法迈步。在这痛苦的时刻，多么需要有人来救护啊！姑娘急得都快哭了。忽然，她发现对面的一个山坡上，有两个放牧的解放军战士，这使她无比的高兴。于是，满怀希望的姑娘，急切地向他俩招手，还摘下花头巾向他俩舞动。可是，十分遗憾，这两个战士不知是怎么回事，明明看见人家在招手，就是不去，不仅不去，人家越招手还躲得越远。后来，还是一位打猎的青年牧民发现了她，把她送到了公社卫生所。

都固尔政委讲完这件事，脸上带着内疚的表情，深沉地、一字一句地说：“同志们，这两个呼而不应、躲开姑娘的战士就在你们连里，就在你们当中。对这件事，地方上的同志非常费解，问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到这儿，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带着一种控制不住的激动。慢慢地转过头，用一种询问、责备的目光，看了一眼坐在身边的满连长，然后回过头，望着大家，抬高嗓门继续说：“同志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事？这是什么问题？请你们自己回答吧。特别是你们的连长满都呼同志一定要认真回答这个问题！”

“呱呱呱呱呱呱……”课堂里，出乎预料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掌声，使满连长的心，感到巨烈的震动……

（原载《民族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作者简介〕

伊德尔夫，又名于富，1943年生，蒙古族。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会员，包头市文协副主席。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1981年毕业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出版过短篇小说集《一发跳弹》。其中，《如实汇报》获全区文学创作奖。现任内蒙古军区包头干休所副政委。

十 字 坡

张崇溶

月牙儿挂在杨树梢上，柳丝儿荡在人工湖里，凉爽的微风吹着淡淡的花香。朦胧，柔和，宁静，就象一个罩着轻纱的美妙的梦。我望着清兰亭亭玉立的身影，真想沍几句诗，然而却什么也想不出，只觉得那痒痒的心儿象浸在糖钵钵里一般，呼口气儿都是甜的。

“喂，你想什么？”她问。

“我，我好象想起了孙二娘。”

“德性！”她噗哧笑了，虚张声势地扬起胳膊要捶我，却就势……

我在爱情的美酒里溶化了。

说老实话，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谈恋爱。不，也想。只是我自傲，又自卑，仅能偷偷地、愤愤地去想罢了。我不愿追求那种光怪陆离、醉生梦死的“洋”日子；也不愿墨守那种撞钟混粥、笼鸟池鱼的“死”日子。本人不才，虽难当众人“通今博古，身怀六艺”的揶揄之词，可也绝非不知三皇五帝的白痴，不通铧凿锯斧的蠢物。堂堂之躯，谁不想干一点事业？哪知我却成为支书蔡栋材眼中不务正业的“混事魔王”！姑娘们呢，有的攀龙附凤，有的趋时赶髦，有的找工寻干，谁肯看我这个心高命蹇的

小堂倌一眼呢？我咬着牙，发下宏愿：非玉女不娶！然而却总遇到非韩晨不嫁者！我开始鄙视同时代的姑娘，进而仇视他们！

繁华的喧闹平静了，只有蟋蟀还在叫，疲惫的城市入睡了，只有月牙还在走。夜好象已经很深了。时间竟过得如此之快！我感到清兰的胳膊有些凉。

“天有点儿凉？”我说。

“总比你那第一眼温度高得多。”

“过奖了。其实我那心里有一百八十度。可惜当时你没来试一试。”

“再胡说，小心我扯烂你这两片可恶的嘴唇。”

我们偎依得更紧了。

不过，我并没有完全胡说。在去年那次饮食业技术表演大会上，我临时充当电工兼打杂儿，她是工作人员，报号记分。人群中唯有她使我愣了一下。清秀，淡雅，精干，全不似用高贵的绢绫扎就的雍容艳丽的牡丹，反倒象纯洁的玉石雕刻的玲珑剔透的玉兰。若得斯人伴，平生足矣。胡思乱想！这等标致人物，岂能是咱们这个粗瓷碗里的菜？说不定……哼，可鄙！可恨！从此我再没看她一眼。

表演接近尾声，有人说可惜没有纸包鸡。她竟挺身而出。要求试一试。杀鸡，褪毛，净内，油炸，烹调，恰似变魔术一般，再看那色、香、味，恐怕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会垂涎三尺。大小领导赞不绝口，会场顿时掀起一个高潮。她脸儿红红的，甜甜地笑着，更显得容光焕发。我蓦然觉得，她正在一群求婚者中间应酬、选择，于是怀着三分嫉妒，七分愤懑，傲慢地扭过头去。

“谢谢你代替我记分，师傅。”她友好地伸出手。

我回过头，象打量突然出现的怪物，眼神里充满鄙夷、淡漠

和嘲讽。“不敢。手太脏。”

她先是一愣，接着竟是那么令人气愤地、高傲地、淡淡地一笑。

星移，斗转。不久，她这个名噪一时的青年厨师调到我国营食堂，但这里的一切依然如故。炒菜和烩菜一样，清汤泔水一个样，说话和吵架一个样，工作服和抹布一个样。白吃白喝，少收多付，回家捎带。顾客寥寥无几，亏损直线上升。姑娘们总是那么滔滔不绝地讲穿讲戴，上点岁数的总是那么喋喋不休地愁儿叹女，蔡支书总是那么负担重重。

我却自有我的乐趣。一是盼着蔡支书支使些杂差，诸如修炉灶，修电线，修桌凳，修吹风机，尽管光让修不让改，实在有点不过瘾，不过还是干得津津有味。二是对那些想攀高枝的姑娘们，极尽嬉笑怒骂、挖苦、嘲弄等开心和报复之能事，虽说在清兰手下败过几阵，从总体讲，我仍然是胜利者。

商业、饮食服务业要实行经济承包了。我行我素，照旧按原来的规律生活着。一天，蔡书记给我们读了一份关于承包的文件，临了还说几句话：“同志们哪，咱们三十大几号人，一个大点带着三个小点，一个月赔千数块钱，千数块钱呀，不是个小数哩，是不是？这项亏损帽子，真比一百几十斤的大米包还重哩，压得人喘不过气啊！确实喘不过气啊！”我这才意识到，蔡书记终日佝偻着腰，愁眉苦脸，敢情是被帽子压的。会场上静悄悄，似乎人们都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啊。

“包！我们也包！”突然，清兰把手里的报纸一摔，斩钉截铁地说：“比如我，可以找几个人包。保险交利润！”

“你？包？……包什么？”不知何故，蔡支书竟懵了，莫名其妙地问。

“咦？我们蔡书记哪儿去了？刚刚还在这里念文件嘛。”清

兰左顾右盼，做出一副寻找的样子。人们哗地笑了。

蔡书记历来不苟言笑，他威严地咳嗽一声，以便掩饰自己的窘境，皱皱眉说：“严肃点，严肃点！噢噢，哎哎，清兰你说你包？可以嘛，好嘛。这是件大事，是不是？我是有思想准备的，领导是支持的。对红头文件，老蔡头可从不含糊，落实政策的时候……咱们回头好好商量，是不是？”

“等您这一‘回头’，怕是四月八也误了。是不是？”清兰不无挑衅地揶揄道。

“现在？这，这可是一件大事哩，是不是？这里边问题很多，什么党的领导啦，社会主义道路啦，等等，噢噢，你是党员，这一点我自然放心。对了，说具体点，还有什么资金，设备，等等等等，是吗？是讲了吗？文件上？好好好。说得再具体点，这人，是不是？这人怎么办？哎？”

“如果蔡书记觉得‘大锅饭’有味道，戴着亏损帽子挺舒服，我那几句话，算随风刮走了。”

蔡书记眨着眼，似乎在算账，而且好象很快得出了答案。

“别，别。你做事老是不让人喘口气。我可不是‘左左先生’，大家都知道嘛，是不是？落实政策的时候……我是愁谁跟你去？是不是？”

“愁？到时候，怕还得‘走后门’哩。现成的，雅琴姐算一个。”

人们一下把目光集中到雅琴身上，她脸儿一红，点点头，慌乱地顺下眼去。雅琴是我唯一不开玩笑的女同志，倒不是因为 she 比我大两岁，主要是她人太老实，甚至有些可怜。寡母带着她们姐妹兄弟四人过日子，三个小的中，两个待业，一个读书，她上班下班只知道干活，难得有件象样的衣服，连晚饭都舍不得在店里吃，一直饿到八九点钟，把自己那份菜带回家去（自然人们总要多给些）。打趣和挖苦这样的人，是会受到良心的责备的。

“雅琴姐，”我也这么叫她，称呼本身包含着一种怜悯，“你们早商量过了？”她恰好坐在我旁边。

雅琴点点头，悄悄地说：“起先也是不敢，清兰给我讲了好多。我想也是，闹好了多挣几个钱，说不定弟弟妹妹还能进来。你说还有什么路？我妈听了可……”

正听得入神，有人揪我的袖子。

“喂，听见没有？说你哪，‘博士’。愿不愿屈就一下？”清兰向我指指点点地问。

把我问了个大瞪眼。我灵机一动，打着哈哈说：“你给多少钱？”

“一等一块二，二等一块一毛七，就看你是甲字的，还是乙字的。”

她说的是猪肉，人们哄地笑了。

“来吧，韩晨，你挺有本事的。”雅琴悄悄地劝我。

我正不知如何回答雅琴，清兰又接上茬了：“咱这可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本事再大，绝不勉强。有本事要用在刀刃上，为人民做点事，为国家分点忧。那种躺在国家身上混吃等死的本事，喂狗都不吃。书归正传，‘博士’，你倒是表个态呀。是不是怕影响你那个X的绝对值？”

姑娘们吃吃地笑，小伙子们朝我做鬼脸。他们在欣赏一个狂妄者的失败！

脑袋嗡嗡地响，火苗子直往上窜，历来争强好胜的我，被彻底激怒了，于是一拍大腿：“好！奉赔到底！”

夜晚，似乎是恋人们的天下。明亮的钢铁大街上，偶尔有行人走过。路灯之间光线较暗的马路牙子上，人行道的树影下，却坐着、站着、或者走着双双对对的恋人，他们亲热地偎依着，窃窃私语。过去我独自漫步，曾怀着一种悻悻的心情，斜起眼睛看他们，今天我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但是我却不知对清兰说些什

么，话很少，这样反倒更好，互相倾听心声，岂不比那乏味的套话、干瘪的语言更加深沉？自然我们并非哑巴，也需要有点佐料，调剂一下心之交流。

“我终于求出了我那 x 的绝对值。”我的语气里充满胜利者的幸福和骄傲。

“臭美！我是看着你可怜。蠢翅啊？小心点。”

“岂敢，岂敢。阁下有震惊钢城的绝招儿——飞盘嘛。”

“死货！”结果我的胳膊上挨了一拧。

说到飞盘，我就忍不住想笑，还真对她有点佩服哩。

签订经济合同承包以后，我们三人接替了附设面食部的三位同志。面食部在十字路口，是前年蔡支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到的一块聚宝之地，可是因为长年卖那一上班就大锅煮熟的切面，又凉又粘，柜台外那四张圆桌常常虚席以待，三个服务人员终日百无聊赖，所以月月赔钱，国营食堂这个大礼包上又增加一个小包袱，结果它便成为蔡支书手中的一条“鸡肋”。清兰提出包这个地方，他自然顺水推舟，答应了。

经过一番简单的整修粉刷（干这些活，当然我是主角了），我们这个锅贴小吃部就正式开业了。顾客逐渐增多，业务日趋繁忙。我管采购和修理，雅琴管财务，清兰自然是我们的一把手。剁馅、和面、制作、站灶、端盘、兑汤，三人一齐上阵，忙得十分快活。唯有一件憾事，小吃部开业几天来，起不出字号，挂不出牌子。我们也确实绞尽脑汁想过不少词儿，什么工农兵、三合义、黎明、向阳、美味香、一口油……却没有一个中意的，那块长方木牌便一直立在墙脚处。

那天，我们正忙得不亦乐乎，清兰突然跑出去了，一会推进一辆手摇车，车上坐着一个残废人。只听那人感激地说：“谢谢，谢谢。麻烦您受累。十大几年没吃锅贴了，听说这里卖，专门跑来解解馋。原指望求求你们送到车上，谁承想你还受累把我推进